

·当代作家自选丛书·



# 马烽小说选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当代作家自选丛书





2 036 7498 8

---

当代作家自选丛书

---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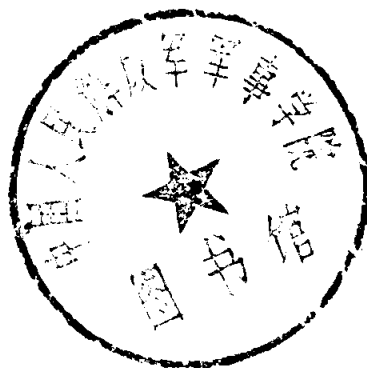
马烽小说选

---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成都



责任编辑：徐 靖  
封面设计：戴 卫  
封面题字：何应辉  
插图：力 群

### 马 烽 小 说 选

---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  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15.25插页10字数326千  
1983年11月第一版 198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22,000册

---

书号：10118·737

定价：1.92元

卫



一九八〇年秋作者(中)在农民家做客



一九六四年初夏作者(左)在应县同农民交谈

说的人们都笑)。诸如此类，不胜枚  
举。

这了百十户人家的<sup>偏僻山沟</sup>里，平常  
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。过个阴天下  
(冬日闲暇) (街头巷尾) 雨，人们就聚拢在槐树旁里，东扯葫  
芦西扯瓢地闲聊天。每逢这时候，  
伍二〇十五就成了最受欢迎的人。大  
家主要是爱听他松松，他就是松松言  
了名的。

本文所要的，就是从他生活中松  
松的一些怪话。不能叫“格言”  
，不能叫“语录”，更不能叫“言论  
集”。因为还没有长篇大论的演说，

作者手迹

# 出版说明

这是作家马烽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选集，共选短篇小说二十八篇，其中不少篇章，早已脍炙人口，广为传诵。

作家长期深入农村生活，热爱劳动人民，从社会生活的众多矛盾中，以匠心独运的构思，生动真实地再现了生活，并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亲切可信的人物形象。通过这些形象，再现了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。

性格化的语言和严谨的结构，也是作品的特点。

# 自序

这本集子，是从我先后出版过的几本短篇小说集中选出来的。我的所谓“选”，不是从大量作品中筛选，当然更不是精选了。虽然我从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到现在，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，但作品数量不多，质量又差。这就只能是在这一小片矮树林中拔椽子了。只要差不多够上尺码的就算数。至于椽子的粗或细，结实不结实，也就顾不上管了。就这个水平，我只能搭简易平房，不能盖高楼大厦。另外我还有个标准：就是只“选”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品。属于描写其它题材的，一律不“选”。即使能做檩子、柱子的也不要。其实，在“落选”的那些作品中，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材料。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。

我把这些作品，按写作先后的顺序排列在了一起。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运动，从人民公社建立到文化大革命，从打倒“四人帮”到三中全会。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生活的作品，或多或少都有一点。如果单就其中的某一篇来看，也许主题太浅薄，人物刻画的也不够丰满。如果整个来看的话，大体上还可

看出三十多年农村的变化来。当然仅仅是个粗线条的轮廓。

我国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，一直是在一条起伏不平，曲曲折折的道路上前进。而且是不断地跌跤，不断地栽跟头。由于经验不足，再加上急于求成，政策上发生了不少错误，特别是左的错误的干扰更为严重。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不管是狂风吹，还是冰雹打。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那种任劳任怨的品德，实事求是的作风，自我牺牲的精神，是永远值得歌颂的。我没有写出过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，我所写的都是一些普通的人，普通的事。他们虽然没有对国家，对民族做出惊天动地的贡献。但在他们身上却不时闪耀着一股一股的火花。为了社会主义事业，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，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，勤勤恳恳地劳动着。用自己的汗水浇灌着干旱的土地，培育着茁壮的禾苗。他们讲不来多少深奥的道理，但却具有着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品德。热爱祖国，热爱生活，热爱共产党。他们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，也在不断地克服自身的缺点。在顺利的情况下，他们奋斗不息；在困难的情况下，也没有悲观失望，没有“破罐子破摔”，更没有失掉前进的信念和勇气。在三年困难时期，特别是在十年浩劫极左路线统治时期，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磨难，许多痛苦。但他们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，默默地创造着财富。宁可自己勒紧裤带吞糠咽菜，也不忘对国家的贡献。每次农村政策上出了偏差，犯了错误，使他们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，甚至是无法弥补的损失。但只要上边做一点检讨，做一点改正，他们立刻就谅解了。决不记仇结怨。如此忠厚、老实、勤劳、善良的人，我认为值得我们文学工作者大书特书的。

这就是我写这些作品的动机。

对于编到这本集子里的这些作品，我自己不好说什么。如果说写的都很糟糕，根本不成玩意儿，未免有点妄自菲薄。既然不成玩意儿，为什么要编印出来呢？谦虚过头就变成了虚伪；如果说篇篇都好，主题都很深刻，艺术上炉火纯青，那就叫吹牛。吹牛不能代替货色。把黄铜说成金子，只能引起识者的耻笑。所以我觉得还是由广大读者去评价为好。我所要说的是：我对这些作品中的一些人物，确实是爱的。甚至可以说在创作的时候，我是带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在写他们。这些人物，不是靠我的想象创造出来的。一个作家，无疑应该有想象。可惜我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。我只能“照猫画虎”，离开实际生活，我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。作品中的这些人物，可以说是我多年来从事农村工作，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观察，积累，逐渐形成的。我不仅认识他们，而且和他们共过事，同吃，同住，同劳动过。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品格，他们那些幽默生动的语言，引起了极大的兴趣。也给我以教育。给我以鼓舞。促使我不能不去写他们。好象觉得不写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应尽的义务。于是我就陆陆续续写成了这些短篇小说。

谁都知道，小说不是传记。正如绘画不是照像一样。但如果没有那么多熟人做“模特儿”，我也就不可能塑造出那么些人物来。我坚信“生活是创作的源泉”这一真理。当然我塑造的这些人物并不那么丰满，不那么“栩栩如生”。甚至有的还不如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物生动。这主要原因是由于作者各方面的水平所限：文学素养差，深入生活不够，特别是政治水平不高所致。所谓政治水平不高，主要是指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

观点认识世界，分析研究一切事物。虽有生活，但不能真正理解那些生活，因而也就不可能深刻地表现那些生活了。有多大热，发多大光。这是无法弄虚做假的。

我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。是在他们热情催促下，我才编成这本集子的。

一九八三年元月

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自 序     | 1   |
| 金宝娘     | 1   |
| 村仇      | 18  |
| 光棍汉     | 46  |
| 一架弹花机   | 63  |
| 结婚      | 81  |
| 饲养员赵大叔  | 88  |
| “自古道”   | 104 |
| 韩梅梅     | 110 |
| 一篇特写    | 127 |
| 四访孙玉厚   | 157 |
| 三年早知道   | 186 |
| 难忘的人    | 208 |
| 沈大妈     | 222 |
| “停止办公”  | 229 |
| 我的第一个上级 | 237 |
| 老社员     | 255 |
| 临时收购员   | 266 |
| 太阳刚刚出山  | 275 |

|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|-----|
| 杨家女将     | 293 |
| 五万亩红薯秧   | 309 |
| 有准备的发言   | 322 |
| 无准备的行动   | 330 |
| 李德顺和他的女儿 | 338 |
| 新任队长钱老大  | 351 |
| 伍二四十五纪要  | 363 |
| 结婚现场会    | 415 |
| 山村医生     | 430 |
| 典型事例     | 460 |
| 作家小传     | 477 |

# 金 宝 娘

一九四七年冬天，我被分派到店头村领导土地改革。

店頭村是四、五十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，座落在大官道上，从县城到这里刚好一站路。南来北往的人，都在这里住宿。村里有两家骡马大店，还有三、四家留人小店。有一家小杂货铺，和几个卖零食的小贩。虽然不是什么市镇，但在山沟里就算个热闹地方了。

我住在中农刘拴拴院里。刘拴拴是个二十来岁很爱开玩笑的年轻人，三两天就和我混熟了，没事常来我住的房里闲坐。

一天下午，我爬在炕桌上整理材料，拴拴在后炕捻羊毛线。忽然听他说道：“哈！夜猫进宅，无事不来呀？”门口一个女人的声音说：“这就是工作团那马先生吧？”我一回头，见进来个年青媳妇，后边跟着一个十二、三岁的男孩子。那小孩我初来那几天就认下了，名字叫金宝，是个很伶俐的小鬼。

那媳妇一进来，就坐在了炉台上，和我正对面。这时我才

看清她并不是个年青媳妇，看样子有三十大几快四十了。惨白的脸上有很多皱纹，眼圈发黑。剪发头，宽裤腿，还穿着一对破旧了的红鞋。她这一身和年龄十分不相称的打扮，引起我一种厌恶的感觉，一看就知道是个不正派女人。

我继续看材料，没有去理睬她，只有刘拴拴，杂七杂八的和她胡扯。只听那女人低低的说：“不要瞎说了，我早就不啦。”

金宝爬在了炕上，拿起我的水笔说：“娘，看人家老马这笔！写的字可细啦！”那女人说：“金宝放下，操心弄坏！”金宝乖乖地放下了。我这才知道这女人就是金宝娘。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：

那是刚来这村的第二天。我正在街上和一些闲人闲谈，一群小娃娃在顺义店门口“跳格”玩。金宝提着粪箩头过来了，不知因什么争吵起来，几个小娃娃象唱歌似的骂道：“婊子儿，不害臊，你妈碉堡上去睡觉！”金宝也回骂了几句，那几个小娃娃说：“婊子养的，你敢骂人！”另一个说：“拿土塑了！”于是几个小娃娃抓起土向金宝身上扬，金宝大声哭了。我训了几句，那几个小娃娃才跑了。忽然从顺义店隔壁破门内伸出个女人的头来，大声喝道：“金宝！还不给我滚回来！让你好好拾粪，就不听话！你的记心给狗吃了！”金宝揉着眼进去了，门“砰”的一关，金宝便大声哭起来，显然是又被他娘打了几下。

我想起那天小孩们骂金宝的话来，更证明了这是个不正派的女人。对她的厌恶感更加深了一层，所以一直没去理她。只有刘拴拴和她胡扯。只听拴拴问她：“你是来找老马有事啦？”金宝娘看了我一眼，嘴唇动了两下，改口说：“没甚要紧事，

老马公事忙啦！我是向你娘借点东西来了。”说着就走了。两条腿向两边撇开着走。

她走后，刘拴拴对我说：“老马，你看这女人怎样？”我说：“不是个正派女人！年纪那么大了，还那样打扮。”刘拴拴说：“以前还擦粉抹胭脂咧！自土地改革开始，才不敢了。”我问：“她有男人没有？”刘拴拴说：“原先是有，如今大概死了！”我又问：“靠甚过活？”刘拴拴笑着说：“靠甚过活？田不耕，地不种，腰里就有米面瓮。这女人，嗨！不能提了，以前接日本人、警备队，后来又接晋绥军。烂货！”停了一下又说：“听说以前也是好人家女人，后来因家穷，才做了这事。不过做什么事不能赚碗饭吃，为甚要挑这种丢人败兴营生？我就最看不起这种人！”我说：“就没人管教？”刘拴拴说：“怎没人管教？自去年春天解放以后，干部们可多管教啦，订成个女二流子，戴纸帽游过街，坐过禁闭，可是前晌放出来，后晌又接下客了。谁能常跟着她？！”

正说间，门“吱——”的一声，金宝又进来了，对我说：“老马，我娘请你去我家坐坐！”还没等我开口，刘拴拴抢着说：“你妈瞎了眼啦！老马不是那号人！”我也很起火，我记得我把手一挥说：“快滚你的蛋！”金宝吓得跑了。刘拴拴笑着说：“老马，你看她还想勾引你啦！”我说：“你看我是干那事的人？！”刘拴拴说：“我是说笑啦！”说着出去担上水桶走了。

我收拾起材料，要到贫下中农代表会去，这时太阳快落山了，西边红了半个天。街上有好些过路人，赶着牲口进店了。顺义店门口站着好几个女人，刘拴拴娘和金宝娘也在那里，住

店的脚夫们正在门口收拾鞍架。我走过去时，金宝娘叫了我一声：“老马！”我说：“叫我干什么？”金宝娘不好意思的说：“有工夫请你来我家坐坐……”其余的女人都在看我，那些脚夫们也停了手里的营生。恰好刘拴拴也担着水过来，朝我直扮鬼脸。在这样个场合下，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叫自己去她家坐坐，我简直生气透了，我记得我训了她一气，我说：“看你就是个坏女人，你叫我想怎啦？”好象还骂了句什么，现在已经记不清了。总之，我当时非常生气，一直到了代表会上，我的火气还没下去。

代表们见我脸色不对，问我因为什么，我讲了一遍。代表主任田老大说：“我看她没那胆量勾引工作团，怕是真有些说的！”

开会的人还没到齐，大家谈起了金宝娘的身世。我才知道了她是怎样一个女人。

## 二

金宝爹叫李根元，李根元爹娘就他一个儿，家里很穷，租种着本村地主刘守忠的二十多亩地。

根元三岁的时候，从绥远逃来一家难民，走到店头村，生下个女孩子，养活不起，要给人。根元娘花了五升米，就把那个小女子买下了，准备奶大以后给根元作媳妇。逃难的拿着五升米走了，以后再也没有来。

根元娘没女儿，对奶媳妇就象自己的女儿，从小喂奶喂

饭，屎一把尿一把的操养。她给奶媳妇起了个名字叫翠翠。

翠翠十五、六岁时，长得真象一枝花，手又巧，心眼又灵，白白的圆脸，长着一双明闪闪的大眼，留着一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。全店头村也是挑头的好闺女。但是翠翠从来很少和男人们答话。小时候常和根元在一齐耍，大了些，知道这就是将来自己的男人，虽然一家人就在一个炕上睡觉，一个锅里吃饭，但和根元也羞的不多说话。有时根元故意引逗她谈句话，她马上脸就红了。根元二十岁上，翠翠已经十八了。爹娘看见都大了，那年秋天就给翠翠挽了头。前一天，把翠翠送到根元二姨家，这天拉了个毛驴去接回来，毛驴身上搭了块红褥子，回来拜了天地，吃了顿素糕，就算结了婚。虽然是从小这村长大的闺女，但看新媳妇来的人很不少，大家都连声称赞：“真是个好媳妇，咱村刘守忠那样大的财主，也没这么个媳妇！”

地主刘守忠的儿子叫刘贵财，和根元是一般年纪。贵财早就看上了翠翠，翠翠结了婚以后，比闺女时更好看了，脸就象一朵桃花。刘贵财时时刻刻想勾搭，有事没事常到根元家闲坐。遇着根元和他爹上地了，便搭挽的和翠翠说话。有时把金戒指露出来给翠翠看有多重；有时把手绢拿出来，让翠翠认是丝的是麻的。翠翠只是不理睬。有时刘贵财来了，翠翠便扫炕扫地，故意闹下一家尘土。有次她娘说：“人家少东家来了，不要那个样子，咱得罪不起人家。”翠翠说：“我看他没长着好心！”

根元结了婚的第二年，他爹死了。那年冬天，翠翠生了个小子，婆婆见添了孙孙，喜的了不得，给起了个名字叫金宝。根元还是租种着刘守忠的那二十多亩地。翠翠生了小孩，刘贵